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19

華嚴不厭樂禪師語錄

清 道樂說

德普記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次
  - 序
  - 行由
  - 住貴州興隆衛龍山寺語錄
  - 住四川遵義府南隅里玉泉寺語錄
  - 住重慶府華岩禪院語錄
  - 小參
  - 機緣
  - 拈頌
  - 單頌
    - 馬祖令人送書與徑山
    - 德山托缽
    - 靈雲見桃花
    - 敢保老兄未徹在
    - 國師三喚侍者
    - 丹霞燒木佛
    - 預備則無患
    - 黃龍三關
    - 圓木為枕
    - 僧問興陽
    - 法眼參地藏
    - 始終以名節自立
    - 亮座主
    - 麻三斤
    - 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否仰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子
    - 般若經云當知諸佛菩薩住此學中能以右手舉起三千大千世界或擲他方或置本處其中有情不覺不知
    - 離四句絕百非
    - 婆子燒菴
    - 慈明榜文
    - 山居

    - 和月竹禪人韻十首
    - 附燕然靜主山居五首
  - 雜著
    - 復黃秀士
    - 重晤天機和尚
  - 印偈
    - 慈濟德普
    - 慧一普定
    - 松梅超慧
    - 徹用弘鑑
    - 竹岩賢璞
    - 實德性福
    - 月竹如慧
    - 惠遠淨文
    - 心開照惺
    - 擊竹明譚
    - 皚先圓明
    - 贈華生李居士
    - 遊德山次碑間舊韻
    - 湘潭訪醒初靜主
    - 狀元洲
    - 登豫章多寶
    - 騰王閣
    - 廬山圓通
    - 虎溪
    - 禮幻祖真
    - 密祖
    - 示子憨鄭居士
    - 號德普禪人
    - 弘休當家
    - 壽周相公
    - 示弘慈善人
    - 示弘福
    - 雙桂老人忌辰
    - 上本師啟
    - 中秋和竹雲上座韻
    - 示眾
  - 佛事

    - 亡僧佛事
    - 與法兄還初和尚封龕舉火
    - 挂真設奠復輓二偈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華岩不厭樂禪師語錄目次

住貴州興隆衛龍山寺語錄
住四川遵義府玉泉寺語錄
住重慶府華岩禪寺語錄
卷一
序文
行由
上堂
卷二
小參
機緣
拈頌
卷三
山居
印偈
南遊
雜著
佛事

不厭樂禪師目次終

序

余幼讀書時，好觀佛教宗乘，然亦深奧難解。及細推《中庸》，則知聖賢之道，豈有二耶？唯單傳最上，可疑未決。自庚申由中翰從征入蜀，同巡撫杭，寓省城之昭覺。友丈雪為方外，每談箇中，閱破公之語錄，喜不自甚。已而凱歸，便覺晴雲出岫，非同倦鳥棲蘆，一得放況泉林，消灑匝外，頗沾破公之益。偶訪潮音、葑汀二師於楞嚴般若堂，值松庵禪丈，詢及所來，乃云：「西蜀華岩與本師不厭和尚刻錄。」余即請觀是集，實聖老之子、破公之孫也。其中法語偈頌，不藉彫琢，言言見諦，勁切簡易，單提向上，可啟後昆。誠哉！破公、聖老之後有人，不啻源遠而流長也已。謹序。

時康熙癸酉上巳日，鴛水仲碧仙葛民氏沐手書。

行由

師字不厭，諱道樂，乃黔之思南印江人。父楊，母盧，生于庚辰八月廿三子時。十三聘聚，廿七喪父，廿九齋戒。喜看牧牛頌，聞人讀《孟子》書云：「羊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得箇入路。越二年，違母拋家，投敏樹和尚，得度受具。剛一載，敏和尚圓寂，同眾建塔畢，復參華岩聖可和尚。入室，問大通智勝佛因緣，喫頓痛棒，頭破血流，于是稍知痛癢。于丙辰春，辭歸黔省母。臨行，華岩與之偈曰：「華岩老漢卻認真，慣以蒿枝拂上人。如是宗綱非細事，勿嫌鮮血染渾身。」師卻之，未受。疾回，祝母壽畢，偶覺之禪人堅請住龍山寺。三載，忽烽煙大變，退居高坨山。一年，老母終世，候周忌畢。甲子春，出蜀至遵義府，眾善留住玉泉禪寺。于乙丑春，聞華岩和尚出院，寓瀘州方山，師復趨省覲。老和尚以死句、活句、不死不活句驗，師復印偈并拄杖拂子。偈曰：「死活為媒意遠殊，應酬如電不之乎。因君會喫老僧棒，故以中書驀面塗。」于己巳八月還。初，和尚請住華岩祖院，師不勉，故辭住二冬一夏。如是三處，共集語錄三卷，萬五千言，已刻流行，板入嘉興楞嚴藏房。

門人(如意弘休)請識記錄。

不厭樂禪師語錄卷一

門人德普記錄

住貴州興隆衛龍山寺語錄

丙辰九月，覺之禪人率眾請入院。

三門。喝一喝，云：「豁開不二門，當軒無格物，直捷路堂堂，信步無私曲。」

佛殿。「者老漢在處相逢，時常得會，全沒一點人情，卻有些子尊貴。今日觸著磕著，又作麼生？有禮不廢。」便拜。

據室。「三世諸佛同居，一切祖師共住，新長老到來，全無回互。」顯眾云：「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喝一喝，便起。

賀居士請上堂。師於居士手中接疏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莫道無言好。遂度與維那宣讀。」

法座。「曲彔木床，人天榜樣，顧甚險危，要上即上。」遂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爇向爐中，供養上敏下樹和尚，以酬剃度戒德之恩。」末後拈香云：「者一瓣香爇向爐中，專伸供養現住重慶府華岩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聖下可大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未舉槌時薦取。」進云：

「恁麼不遲八刻也。」師云：「知過必改。」云：「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打云：「再犯不容。」乃云：「昨夜風，今朝雪，大地山河俱一色，釋迦老子暗點頭，森羅萬象難分別。」顧眾云：「作麼生會？若作一色會，未免儱侗；不作一色會，錯過眼前。作麼生得恰好去？眾中莫有具眼者麼？試出來定當看。其或未然，莫謂蒼天多殊勝，須知時節不相饒。」喝一喝。

悟悉請上堂。問：「悟悉捐資克苦建此禪院，今日迎請和尚陞座說法，獲何利益？」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云：「某甲不會。」師云：「不會，問取悟悉。」乃云：「古人道：『修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龍山卻不然，修此堂者，有準有則；居此堂者，有施有設。四眾皈依，說得行得，向上宗乘，口無兩舌，歷代相傳，明明漏泄。」顧左右，云：「漏泄箇甚麼？」以柱杖作〇此，云：「切忌喚龜作鱉。」

除夕，申相公、高明和等請上堂。「檀信殷勤請上堂，慚無一事過諸方，身貧貌陋才能寡，膽大心麤志劣狂。伸出一雙窮相手，打開八字古門墻，招回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

覺之請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道一作麼生舉？」師云：「古人與麼撥，火星飛取討不的。龍山卻不與麼。」遂擲下拄杖，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康熙甲子年，住遵義府南隅里玉泉寺弘休、弘悟及眾姓請上堂。拈香祝聖畢，末後拈云：「此是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現住華岩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聖下可大和尚，以酬法乳。」斂衣就座。白椎竟，問：「如何是玉泉境？」師云：「五峰黃葉，一帶青松。」「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白棒頻拈，佛魔膽喪。」乃云：「時維臘八，節屆三冬，半寒半煖，無雪無風，十方寧靜，萬里長空，潭無南北，莫辯西東。」以拂子召眾，云：「昨夜釋迦老子掀翻腦蓋，豁眼重瞳，帶累許多人胡思亂想，妄說流通。」顧左右，云：「現前大眾各各有眼，見的分明，要會即會，三無漏學、十智同真，一切法門無出於此；脫或不會，各各歸單穩坐，細細觀察，日久月深，自見釋迦在汝諸人眼睛裡成等正覺。還委悉麼？」喝一喝。

綏陽佛興菴玄度和尚請上堂。「佛興院裡覓知音，豈料知音卻不仁？箇裡未會頻舉似，高支曲汞強吾登。」問：「拈香祝聖即不問，撾鼓陞堂意若何？」師云：「路從平處險。」進云：「洪音普震時如何？」師云：「人向靜中忙。」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因甚擬心即錯，動念即乖？」師云：「釋迦、彌勒即今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云：「擬心即錯，動念即乖。」乃云：「今日寂睿營齋供眾，玄度法兄請吾陞座舉唱此事。大眾！若論此

事，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即今現前山是山、水是水、人事是人事，更要舉箇甚麼？若道雲籠古路，野色依依，葉落林疏，神光皎皎，白牛運步，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此事？聽山僧拄杖子與你們註解。」卓拄杖兩下。

住重慶府華岩禪院語錄

康熙己巳年，師在方山西堂受還初法兄及眾檀信等請，住華岩，於本年八月二日入院。當日上堂，拈香祝聖畢，末後拈云：「是甚麼？乾矢橛，麻三斤，一回拈出一回新，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此是第三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為供養現住瀘州雲峰堂上上聖下可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南芝和尚白椎竟，問答罷，乃舉：「石屋和尚道：『老牯偷閑去半年，祖翁田地草芊芊，歸來懶更重還債，犁耙春風又上肩。』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有主無賓、有賓無主，呼馬作牛、呼牛作馬，不欲承當，擬欲推脫。今日道樂卻不然，呼牛即牛、呼馬即馬，喚賓則賓、喚主則主，直解承當，不解推脫。何故如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結制，上堂。問：「如何是華岩境？」師云：「門前瀑布懸岩落，屋後山巒起浪堆。」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眉橫鼻直耳垂肩。」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泥牛吼先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木馬躍深淵。」「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須彌一芥潛。」「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眼孔耳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手舞足蹈。」「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屙屎放尿。」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便打。「如何是辨衲僧句？」師又打。「如何是正令當行句？」師連打。乃云：「華岩今日開爐，十方衲子俱無，都是自家夥子，團圞免致分疏。似則也似，是即未在。紅爐烈焰，須要向前就炙；鉗椎運動，貴乎直下承當。不許停機佇思，那容顧險防危？若也透過威音，那畔始識金烹大冶；裂開今時業綱，方知玉出藍田。其或未然，華岩秖得拋磚引玉去也。」擲拄杖，下座。

徹證請上堂。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云：「念子遠來。」云：「既念某甲遠來，望師慈悲指示。」師便打，乃云：「止止不須說，勒回三大劫風飛雷厲之神機；我法妙難思，突出五千軸海湧雲騰之寐語。諸增上慢者閑骨董，不許遼天索價聞；必不敬信爛葛藤，隨他遍地生枝華。岩與麼說話，座主奴也未夢見在。教外別傳一句又作麼生？頓斷凡情無聖解，毋云別有好商量。」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世尊初生即不問，如何是未生前？」師云：「雲籠古木。」云：「如何是已生後？」師云：「雪滿寒岩。」乃云：「大道在目前，人是人，境是境；惟心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爐焚柏子，依依香霧藹倪臺；燭點油龍，皎皎神光侵垢面。還委悉麼？咄！」

慈濟、祥開師徒請上堂。「禪和箇箇氣如王，日日殷勤請上堂，佛法不無難啟口，頻拈麈尾拂風狂。」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絲絃絕響。」進云：「已出時如何？」師一喝，乃云：「玄沙[祝/土]破腳趾，路從平處險；雪峰九上三登，人向靜中忙。只如德山托缽，鐘未鳴，鼓未響，向甚麼處去？一片白雲橫谷口，岩頭密起其意，果與往日不同，許多歸鳥盡迷巢。大眾！你看他古人恁麼陸地行舟、冰凌走馬，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所以賺得慈濟禪人師徒千里來此營齋供眾，請山僧陞於此座，打開雙桂門庭，露布華岩宗旨，四眾咸沾利益，十方共仰無為。且道如何是華岩宗旨？分明洞口流長舌，今古風濤吼怒雷。」

冬至，上堂。「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纖毫不昧。慈明榜張堂上，揭示樞機；洞山果桌掇退，家常表禮。華岩今日也無恁般施設，一味隨家豐儉。只如應時及節又作麼生？」遂以拂子作此〇作斟茶勢，云：「大眾！還會麼？」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冬來意？』德云：『京師出大黃。』」師云：「古德與麼，雖有救病之良方，且無活人之寶劍，不能使這僧點首。若有問華岩：『如何是冬來意？』只向他道：『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揮麈，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過去事已過去了；十五日已後，未來不必預思量。正當十五日，因齋慶讚，端坐受供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北俱盧州出粳米，食者無瞋亦無喜。」

上堂。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岩前古柏傲霜寒。」「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葉葉枝枝不減繁。」「如何是第三玄？」云：「半遮風雨半遮天。」乃云：「衲僧家眼耳精明，手舞足蹈，隨緣放曠，任意逍遙，東邊鼓掌，西畔擎拳，禪堂中參禪，佛殿裏禮佛，頭頭大用現前，一一不逾軌則。若也火爐頭、板凳上脫落超方眼，三條椽、七尺單豁開通霄路，始知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說甚麼東山水上、西河火裏，提金剛圈點飛龍馬，一時遊遍四天下？」喝一喝。

香國和尚設齋，請上堂。「十五日已前，有佛處不得住；十五日已後，無佛處急走過。正當十五日，愁人莫與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所謂岩頭記受，德山有父有子；玄沙不肯，靈雲難弟難兄。只

如今日香國和尚於此相席打令，助揚法化一句作麼生道？東澗水盈西澗水，南山風驟北山風。」
元日，上堂。問：「元朝瑞色喜偏多，萬國同歡慶歲和，唯有衲僧分外別，閑吟雪曲和巴歌。如何是新春事？」師云：「柳眼對梅腮。」進云：「不涉新舊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亙古虛空無向背，風行草偃卻尋常。」乃云：「新年頭，佛法有，慶祝當今無量壽；新年頭，佛法無，河清海宴絕親疏。」驀豎拄杖，顧眾云：「只者拄杖子還落新舊也無？」良久，卓一卓，下座。
乾玉師請上堂。展兩手云：「大開方便門，通十方無二路。」復叉手云：「牢關緊閉，納四海成一家。只如不開不閉又且如何？」撒手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解制，上堂。「百草頭邊無限春，相看盡是昔時人，迢迢曠劫何曾昧？堪笑南詢更問津。草鞋未[跳-兆+孛]跳，千山業已過，箬笠上頂[寧*頁]，萬岐歸一致。還委悉麼？杖頭有眼空三際，布袋無心闊古今。」
浴佛。「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何須指天指地，獨步稱尊，惹得是非遍界，泥水通身。即今還免得麼？不無惡水劈頭淋。」
庚水請上堂。豎拄杖云：「即心即佛，喚作拄杖子則觸；非心非佛，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顧眾云：「脫空妄語作麼？」拽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以拄杖作此〇，云：「三世諸佛、恒沙國土、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裏許作大伽藍，安居平等性智。只如即今有越得此〇者麼？其或未能，切忌動著。」喝一喝。
師居士請上堂。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時如何？」師云：「把手牽他行不得。」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為人自肯乃方親。」云：「一箇道為人，一箇道不為人，是何意旨？」師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乃云：「有問有答，人我山前顯示本來面目；無言無說，利名場上全彰清淨法身。歷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長靈。且道僧之與俗誰箇欠少？既不欠少，向甚處見他端的？酒醉五湖四海客，茶親東蜀越西人。」
上堂。問：「如何是三冬花木秀？」師打，云：「琉璃殿上重鋪錦。」進云：「如何是九夏雪霜飛？」師又打，云：「瑪瑙階前布赤沙。」乃云：「藥山久不陞座，不是息心除妄，都緣無事商量，莫道理長則就，謾言土曠人稀。汾陽夜夜小參，正是抱贓叫屈，作賊心虛；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未免平地干戈，虛空掘

洞，致使兒孫鬥亂，罪犯彌天。衲僧家各具金剛正眼，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秖如正恁麼時，不求諸聖、不重己靈一句作麼生道？境色隨朝露，禾花遍界香。」

解夏，上堂。問：「解制意如何？」師云：「雲外只憑鵬展翅，秋中可許鴈傳書。」進云：「人人覿面相逢，因甚道不識？」師云：「金風有意侵人骨，玉兔無心耀古今。」乃云：「十五日已前，手長衫袖短；十五日已後，腳瘦草鞋寬；正當十五日，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飛，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只如有一人不出戶牖而獨步大方，且道是那一人？」蹬足，云：「銀山鐵壁萬重高，腳下無私俱踏碎。」

庚午冬結制，李華生、徐柱伯請上堂。問：「結制即不問，開爐一句作麼生？」師云：「納須彌於芥中。」進云：「開後如何？」師云：「擲乾坤於化外。」乃云：「祖師道：『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忙忙。』華岩則不然，盡乾坤大地作一火爐，山僧作箇火種，一眾大家攢柴把草，熱鬧相親，變生作熟，飢餐渴飲，無論鍋碗大小、杓箸短長，須知飯是米做，莫味檀那信心；湯是水煎，要識行人血汗。者些日用鬼家活計也不無，只如衲僧本分又作麼生？」良久，云：「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珍石入紅爐。」

龍居士請上堂。問：「捶鐘撾鼓即不問，因齋慶讚意如何？」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進云：「謝齋一句作麼生？」師云：「虎逢山勢長威獰。」進云：「菜羹滋味莫嫌寡，林下安貧得自然。」師云：「風梳翠竹和煙裊，露滴喬松戴月明。」乃云：「衲子須具鐵石心肝，向者不冷不熱爐韝、半乾半濕柴頭，生鐵煉成熟鐵，頑鈍化作金鈍，鉗槌久久經歷，任分麤細剛柔，那時把得便用，方知不假他求。大眾還信得及麼？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有問有答，拋磚打瓦，擊木作聲；無言無說，揚聲止響，默照邪憚。縱饒口似懸河，舌如利劍，說窮三際，喝退須彌，於己躬分上總沒交涉。只如十五日已前恁麼也不是，十五日已後不恁麼也不是，正當十五日恁麼不恁麼總不是，又作麼生？」驀豎拂子，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冬至，上堂。問：「今朝冬至意如何？」師云：「人間化日纔添線，物外幽禽便囀呻。」云：「冬至後又如何？」師云：「鐵樹花開，石田筍出。」乃云：「昨夜斗轉星移，今朝律管葭飛，霎時雲收萬里，一天光皎無疑。春信南枝，暖回殿閣，又何須慈明榜文、

洞山果桌？只如長連床上禪和，稿木其身、鐵石其心，如何通箇消息？莫言未發迎春柳，且看新開傲雪梅。」
光祥眾居士請上堂。「眾士殷勤請上堂，別無佛法可商量，頓斷凡情絕聖解，諸人直下好承當。好承當，去來莫厭路途長。」舉：「僧問乾峰：『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裡。』後僧舉似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看他二大老為人總沒交涉。何故？乾峰用處雖然特地，未免屈煞拄杖；雲門為人如是直切，不無苦勞扇子。設有問華岩：『路頭在甚麼處？』只向他道：『巖潺睛似雨，谷應嘿如雷。』」卓拄杖兩下。
上堂。問：「雪峰道：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俱言與汝相見了也。且道相見箇甚麼？合談何事？」師默然。進云：「後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未審望州亭、烏石嶺相見箇甚麼？』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低頭入僧堂。又是何意旨？」師便打。乃云：「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正謂性天心地，普擎普蓋，無減無增，不落不昧。』恁麼說話，已是落七落八。如何是不二？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卻是饅頭。今日願度比丘尼具此大神通力，得得供養諸人，莫只囫圇吞卻，也須識些滋味始得。」
上堂。「昨宵星燦長空，今朝日輪當午。瞿曇失卻雙睛，冤及兒孫莽鹵。休莽鹵，貓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云：「逢人切忌錯舉。」進云：「恁麼無他棲泊處，別是一乾坤。」師便打，乃云：「寒風凜冽，遙空下雪，紅爐焰上，莫覓蹤由，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到這裡正恁麼時如何？山家富貴銀千樹，牧者風流玉一簑。」
上堂。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江湖覽載船。」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賺錢不費力，費力不賺錢。」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鴈飛不到處，人被利各牽。」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雪後始知松柏操。」「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飢餐渴飲，穿衣頂帽。」「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時然後言，樂然後笑。」云：「三玄三要蒙師指，利生一句作麼生？」師云：「地獄天堂打成一片，菩提煩惱坐斷兩頭。」乃云：「向上一機，彌漫宇宙；當陽一路，軒豁十方。分明共証，孰敢囊藏？直得瓊樓玉閣、百草微塵全彰至化，白牯狸奴、森羅萬象具足威儀，塵塵剎剎突出無位真人，物物頭頭總是現成公案。若果到者般田地，管教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齊立下風；其或不然，須知更有事在。」

上堂。「第一義諦，迥絕安排。若擬思惟，早成鈍滯。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自如。眼若不寐，諸夢自除。伶利漢向文彩未彰之前，脫體承當，略較些子。若於山僧恁麼舉處會得，已落沉思，困於途轍。爭如我繼芳山主向格外行履，不消見煙，已知是火。何須露角，早知是牛。正與麼時，慶讚因齋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問：「終日拈香撥火，不知身是道場，意旨如何？」師云：「身是道場。」進云：「有甚麼限量？」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乃云：「明不得，狀不得，瓦解冰消；事一然，理一然，天高地厚。只要人人直下承當，箇箇就中委悉。如委悉得，兩箇鴛鴦池中獨立；其或不然，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復舉：「五祖演上堂云：『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演祖大似鸚鵡能言，道得不知有多少，俱說了又道不說。華岩今日多也不說，少也不說，只如不說之說又作麼生？」良久，云：「今古罕聞。」

庚水母難，請上堂。「松柏南山足可論，一番春至一番新，更有虛空無比相，風歌雨唱曲長生。只如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為父母說法又作麼生？」良久，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元日，上堂。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萬頃白雲鋪錦繡，一輪紅日挂金毬。」進云：「恁麼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薰大香一瓣，誰人不點頭？」乃云：「新年頭佛法有，海宇雲霞散彩，江程梅柳生輝；新年頭佛法無，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只如不落新舊有無一句作麼生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解制，上堂。「百日期中，無繩自縛；三條椽下，有口難言。挨到今日，飲氣吞聲，欲去不去、欲住不住，不免放開便道，任意縱橫。或於十字街頭、三家村裡，和其光、同其塵，恁麼也得；或於孤峰頂上、林下水邊，閉其門、塞其兌，恁麼不恁麼也得。還委悉麼？莫道華岩山勢險，前途猶有最高峰。」

上堂。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云：「石筍抽條。」進云：「如何是已生後？」師云：「只是不識羞。」云：「已生未生時如何？」師云：「秋夜月明天在水，波光卻與月輪齊。」乃云：「德山托缽上法堂。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茫生。雪峰道：『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處去？』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德山便歸方丈。憐兒不覺醜，徒負缽盂忙。岩頭云：『老漢未會末後句在。』戴月瑤枝秀，扶危碧樹高。山云：『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一片白雲橫谷口，許多歸鳥盡迷巢。次日，上堂。果與往日不同。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岩頭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得末

後句也，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活。』謾道爺貧連子苦，須知家富小兒嬌。」遂顧左右，云：「看他德山父子與麼玉轉珠回，擲地金聲，未免自揚家醜。只如會得底末後句也只得三年活，又是什麼道理？」良久，云：「玉宇秋高無界限，無逾萬映一輪孤。」

不厭樂禪師語錄卷一終

不厭樂禪師語錄卷二

門人(性福、淨文)等編

小參

自恣，小參。「九旬禁足，無繩自縛，爭如者裡無拘無束？來去自由，和光混俗，淡薄隨緣，不少菜粥，免奔波，損勞碌。」拈拄杖，召眾，云：「龍山不慣按牛頭，總要人人高突兀。」

為半雲和尚對靈小參。驀拈拄杖，云：「大眾！半雲和尚來也，作麼生相見？」復靠拄杖，云：「見麼？道是半雲，又背卻拄杖；道是拄杖，又背卻半雲。如何得恰好去？」以拄杖擊案，云：「雙桂昌昌應遠英，白龍山放一枝新，莫言老榦扶疏晚，更有欹昂鬱後馨。」喝一喝。

除夕，舉：「石屋和尚道：年亦窮，月亦窮，三十六旬窮伎倆，破除全在五更鍾。古人與麼除窮，未免隨他音響，有甚交涉？龍山卻不與麼，年不窮，月不窮，一年一度喜相逢，家家門上重光彩，戶戶堂前倍樂鐘。」良久，云：「會麼？智者應須直下薦，莫教錯過此年豐，新舊推遷若明白，早與龍山拄杖通。」一僧出眾，喝一喝，師隨聲便打；一僧扣鐘，師掩耳歸方丈。

臘八。「盡道瞿曇今日悟，誰知老漢妄情生。明星換卻光明眼，寐語引癡世上人。教壞許多落異見，埋藏無限入深坑。禍因狼藉愈增盛，怪得兒孫惡水淋。」

明誕、弘圓、弘智等請小參。師托起茶盃云：「大眾認得這箇麼？」一人云：「是茶鐘。」一人云：「和尚請茶。」明誕向前奪過，置一邊桌上，師展兩手笑云：「山僧將什麼喫茶？」誕疾斟一盃茶捧於師前，師云：「謝汝殷勤。」誕禮拜，師云：「作禮底是？度茶底是？」誕搖手，師云：「小心。」復召眾云：「此箇事人人具有，個個不無，眼見耳聞，手舞足蹈，本不差別，為甚知底知？不知底不知？你們看他明誕不異轉天關、換地軸底手段，勝是快便。既為生死修行，莫作兒戲會，必須個個如是始得。山僧不是壓良為賤，正謂理無曲斷。是即是，切莫作佛法商量；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

華岩秉拂小參。問：「滿天星斗，月在甚處？」師以拂子打圓相，云：「高著眼。」僧擬再問，師便喝，乃云：「去來兩度腳頭酸，華岩連累屈難言，今宵又命從新事，也是重加矢上尖。」喝一喝。

秉拂。問：「大千世界一坦平，因甚探竿在手？」師云：「為汝不曾踏著。」進云：「請和尚道。」師云：「待虛空落地時向汝

道。」僧擬議，師便打。問：「枯木倚寒岩，三冬無煖氣，是何境界？」師云：「別有風流一段奇。」進云：「婆子見個甚麼道理便燒卻菴？」師云：「他要此話大行。」乃舉：「高峰祖上堂云：『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內有一人，用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出不得、入不得且置，只如門外人與門內人相會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云：「祖師與麼，雖是牢關緊閉，未免道絕人荒。何故？既入不得、出不得，向甚處相會？道樂卻不然，要與八字打開，無一毫隔礙。門外人不假機謀，要入便入；門內人全無伎倆，要出便出。只如門外人與門內人相會時如何？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於今共一家。」擊几案，下座。

秉拂。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其聲若雷。」「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風行草偃。」「世尊、迦葉即今在甚處？」師作聽勢，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豎拂子。進云：「一歸何處？」師放下拂子。進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如何？」師便喝，僧亦喝，師連喝兩喝，乃展兩手，云：「大開方便門，盡從者裏入。」復叉手，云：「牢關緊閉說家裏話，只如不開不閉又作麼生？珍重！」下座。

出七。問：「赤肉團上壁立萬仞，還有商量分也無？」師云：「萬里雲收。」「午夜但有言句，墮坑落塹作麼生商量？」師云：「月明星燦。」長空問：「文殊為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人熟禮頑。」「下界罔明因甚卻出得？」師云：「水到渠成。」進云：「喚那箇作女子？」師打，云：「死漢。」乃云：「動則埋根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堪買草鞋行腳始得。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古人與麼，明墮舌頭、暗抽橫骨，大似逆風把舵，亦如順水推舟；道樂不與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三乘十二分爛葛藤拋向無何有之鄉，憑他牽枝引蔓，千七百則閒骨董置於黑山鬼窟裡，一任打瓦鑽龜。須知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即不無。正恁麼時，得力一句又作麼生？風掃凌霜棲鳳竹，寒侵徹骨不成眠。」

方山秉拂。問：「楊岐偵慈明於小徑，意旨如何？」師云：「大象搏兔。」「『須與我說，不說打和尚去。』他具何手眼，敢爾如是？」師云：「追賊擊賊。」「『你且躲避，我要往那裡去。』是往那裡去？」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乃云：「迴峰霽雪，皓月顛池，祖師基業，萬古徽猷，捷徑法門，十方趨向，莫謂難攀峻仞，到者須是其人。所以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地時恰好履踐，濠環雙澗，不減清涼，浴影旁

通，暗舒光彩，一任飛霞落翠，湫水流輝。正恁麼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饑餐渴飲行搖手，見雨聞風坐點頭。」
秉拂。問：「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因甚今日不知明日事？」師云：「粥後普請薅豆。」「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因甚菴內不知菴外事？」師云：「汝從外來？從內出？」僧擬議，師便喝，乃云：「時維五月五，節屆正端陽，日到中天暖，雲收大地光。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霽雪峰孤迥，龍湫水自長。」顧眾，云：「者般說話，大似三家村裏老樵未有衲僧氣在。且道衲僧事作麼生？一飽渾忘時節度，種田博飯樂平常。」
出七，秉拂。問：「臨濟道：『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未審此人具甚麼手眼？」師云：「山斷雲來補。」進云：「又道：『有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此人又具何手眼？」師云：「泉聲雨後增。」進云：「是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師云：「月光交燭焰。」進云：「只見好風來席上，并無閒話落人間。」師云：「松風曲調高。」乃云：「九十安居四十周，衲僧分上作麼酬？冷灰豆爆誰承接？愧我何能強出頭？」顧左右，云：「者箇頭有來頭，不妨舉似大眾。南嶽磚頭、百丈鼻頭、黃檗棒頭、臨濟拳頭、夾山點頭、保福低頭、玄沙腳趾頭、俱胝手指頭，都出不得我拂子頭。且道拂子有甚奇特？」復揮拂，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喝一喝。
小參。問：「放出天雨四花，收來地搖六震，如何是禪？」師云：「門前栽樹高遮屋，隴畔牽泉直到廚，滿目盡是青山綠水。如何是道？」師云：「大路一條直，行逢百歲稀。」「自性了然，如何是佛？」師云：「不寒不熱。」「三藏拈向一邊，如何是法？」師云：「龍吟霧起，虎笑風生。」「禪道佛法既爾分明，如何保任？」師云：「好與三十。」進云：「恁麼錦上添花也。」師打云：「再添些子。」僧舞具歸眾，師云：「風顛漢如麻似粟。」喝一喝，下座。
小參。問：「觀世音若離南海時如何？」師云：「月明午夜後。」云：「將錢買餬餅，放下是饅頭，又作麼生？」師云：「日落碧山前。」問：「今夜小參意若何？」師云：「鼓寂鐘沉更漏際，風生鈴韻響樓頭。」僧禮拜，師乃指燭云：「堂堂覿面祖師機，不解承當甘自愚，若也按牛頭喫草，徒增怨恨為誰癡？」
除夕。僧出，師云：「不是！不是！」僧擬議，師便打，乃橫按拄杖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正與麼時，送舊迎新一句作麼生道？和光吹滅舊年燈，就手揭開新歲曆。」

小參。問：「學人疑情未決時如何？」師云：「金鳳浩浩來何急？吹得人人徹骨寒。」云：「朝參暮參，直圖見性。且道性作麼生見？」師云：「畏聞廊下[木*魚]，愁聽堂前板。」問：「某甲有一問，未審和尚如何？」師打，云：「情知你不計得。」進云：「法身充滿於法界，因甚又道四大本空？」師云：「你道法界有甚麼物？」僧呈坐具，師直打出，歸方丈。

除夕。驀豎拂子，云：「歲盡年窮無別據，單單只有此為憑，掃除自己閑枝葉，不打他家爛葛藤。豎窮三際，橫亙古今，伶利漢何待指標？大丈夫豈猶言顯？正與麼時，三世諸佛道不著，歷代祖師覷不見，盡在我麈尾隙裡，放開則人天交接，把住則水瀉不通。只如不放不把時如何？斫卻月中桂，清光轉更多。」

解制。「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設有箇漢出來，推倒禪床，拗折拄杖，我且問你：一期已畢，己躬下事作麼生？」一僧出云：「學人願領一棒。」師便打，僧便喝，師直打出。

寓綏陽嘉瑞寺，小參。問：「僧問南泉：『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是何意旨？」師云：「夜靜水寒魚不餌。」進云：「僧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即今眾中還有難瞞者無？」師豎拂子，云：「一點瞞者箇不得。」乃云：「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只如去歲雲峰、華岩，今夏綏陽、嘉瑞，正是逐境隨流，經寒歷暑，溪山雖異，風月一般。且境作麼生轉？性作麼生認？於斯認得，何妨者邊那邊無可不可，在在處處應時作主，遇緣即宗；其或未然，回首朗關山上望，白雲青嶂萬千重。」擊案兩下。

小參。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雲山多翠聳，鳥道絕人攀。」「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虛空無向背，大道任隨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長天萬里無雲夜，孰共澄潭鑑影寒？」「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方袍圓頂眾，嘉瑞聚雲樓。」曰：「四料蒙師指，向下事如何？」師云：「何不問向上？」曰：「留與大師。」師便喝，僧禮拜，乃舉：「石屋和尚道：三月安居一月過，園林是處綠蔭多，蛙聲秖在池塘裡，試問禪流會也麼？古人恁麼雖是婆心太切，未免引人向聲色堆裏埋卻，有甚出頭分道？樂則不然，三月安居一月遇，渾然無少亦無多，更須坐斷兩頭看，耀古騰今是甚麼？」喝一喝。

小參。顧眾云：「此事不是小兒戲，所謂赤身挨白刃，那容顧險防危？合眼跳黃河，不許停機佇思，單刀直入猶嫌鈍，撒手回途早是遲。只如文殊為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良久，云：「嘉

瑞薰風來殿閣，朗橋之下水汪洋，關山大道平無險，走殺英雄路轉長。」
江南溧陽仙人山請小參。執拂子云：「五德絲綸一信鉤，長竿香餌任拋收，逢緣到處堪垂釣，破浪金鱗快合頭。有麼？有麼？」(問答不錄)。乃顧眾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衲僧家橫擔榔栗、倒握吹毛，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所以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具如是作略，然後整規模於顛危之際、聚衲子於寂寞之中，建法幢展問外之權衡、立宗旨開人天之眼目，者些一一是我法兄和尚難行能行、難為能為底。即今勉登此座，無法可說，只得聊為舉揚，大眾共知。只如同成法化、共證無為一句又作麼生？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蹈高臺。」喝一喝。
除夕。靠拄杖，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法不孤起，障境方生。」復顧拄杖，云：「還會麼？庭前柏樹意西來，雪上加霜經幾回，越死超生渾未已，頂[寧*頁]亞豎為誰開？」良久，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富嫌千口少；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貧恨一身多。只如不與不奪，還有為人處也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卓拄杖兩下。

機緣

天胤申居士問云：「有一事請教。」師云：「何事？」士云：「常聞貴教中有無情說法話，是否？」師云：「是。」「此話世諦罕知，相公在甚處得來？」士云：「弟子在省城相會，一禪師舉此話命弟子參，特來求和尚教。」師隨拈戒尺擊案云：「居士聞麼？」士默然。師云：「居士同無情去也。」士驚異而去。延數日復來，纔進門，師云：「且喜居士會得無情話也。」士以指彈壁云：「和尚聞麼？」師喝云：「莫損常住壁。」士禮拜，師一蹋云：「搬磚不如篾織。」士應喏喏。師云：「功虧一簣，難成九仞。」
賀居士來，進門便拜，師喝云：「起倒作麼？」士云：「弟子年邁，特來求和尚慈悲，指末後事。」師云：「汝年多少？」士云：「七十。」師云：「父母未生，汝年多少？」士云：「請問和尚尊年多少？」師云：「山僧從無始以來至盡未來際，一歲也不少。」士云：「者莫便是末後事麼？」師云：「切忌錯會。」
白泥縣施公來，狗子把住咬，公云：「者不是趙州狗子。」師迎前云：「護法認得他，那些不是？」公云：「他亂咬。」師云：「好箇畜生！」公易色，師云：「果然不是趙州狗子。」公云：「是何言也？」元貴侍僧在旁笑，師與一掌，公約住云：「和尚慈悲，不

干侍者事，是某罪過。」師呵呵大笑云：「山僧罪過次。」問：「昔丹霞原是儒客，去選官，途遘一僧，便攜入貴教選佛，是否？」師云：「是。」施云：「某欲棄官選佛，得麼？」師云：「不得。」施云：「為甚不得？」師云：「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數日復來，值師在縫衣，便云：「和尚百藝俱全。」師云：「老居士欠少那一件？」云：「弟子百不能。」師拈起衣角云：「會得這箇麼？」云：「不會。」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住高坨山時，上林朱居士至，值師刈茆，士見便云：「久響和尚，到來只見刈茆漢。」師即把茆示云：「只為這箇刺人眼。」士便趨前打落，師約住云：「你是誰？速道！」士與師一掌，師拓開云：「山僧今日著賊。」士云：「賊！賊！」師云：「非子不能承當。」遂攜入菴，見師將半邊鍋煮飯，士云：「半邊鍋內煮山川，即今鍋內是甚麼？」師云：「切莫動著。」士云：「是何意旨？」師云：「杓柄在我手裏。」士微笑，師云：「降將不斬。」至夜，見無床，師將黃茆就地鋪，士云：「不要今日因他禍事。」師云：「居士作一國提刑，因甚被草縛？」士默然，師云：「情知你出不得。」士云：「請和尚代一語。」師云：「內外是草，切莫顛倒，將錯就錯，自然恰好。」士續云：「伸腳睡倒。」師笑云：「猶出不得。」士便拜，師云：「不敢。」士云：「理合如是。」師云：「自肯始得。」

子憨鄭居士來，師云：「護法希駕。」士云：「久響和尚，因甚俗氣？」師喝云：「這是什麼氣？」士失色。師云：「果然俗氣。」士呵呵大笑。師云：「轉見俗氣。」士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云：「識得不為冤。」遂坐。少頃，值楊居士送茶至，士云：「和尚居此，有人天送供，只少百鳥銜花。」楊即合掌云：「請老大人接花。」鄭不然。師云：「可惜許。」鄭云：「和尚道什麼？」師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鄭默然。楊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師云：「晴天帶雨，日暮生風。」

僧參，問：「和尚住此多少年？」師云：「居山不計年，動靜隨朝暮。」僧云：「恁麼則亙古亙今也。」師指凳云：「坐。」僧禮拜，師云：「將謂將謂，原來原來。」

僧問：「如何名高坨山？」師云：「巍峨險峻。」僧云：「有何景致？」師云：「白雲萬頃，怪樹千株。」僧云：「居此何益？」師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泥塑木彫。」「如何是法？」師云：「紙寫墨刻。」「如何是僧？」師云：「穿衣喫飯。」僧禮

拜。師云：「恁麼會，大遠在。」僧云：「和尚為甚顛倒？」師云：「山僧住山事繁。」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汝來遲，道過了也。」「如何是第二句？」師云：「道過了。」「如何是第三句？」師云：「落七落八。」僧禮拜，師云：「切忌錯會，且去再來。」僧應喏而去。明日果來，擬伸問，師連棒打出，僧作痛聲，師云：「這癡漢猶嫌少在，昨日向汝道了自不甘，今日還來覓碗，不打更待何時？」僧釋然有省，呈偈云：「一句兩句及三句，落七落八猶不契，今日來討一頓槌，頭破血流紅滿地。」師亦與偈云：「血流紅滿地，不是小兒戲，打得汝傷心，痛罵山僧去。」
僧問：「長年不出戶底是甚麼人？」師云：「是庫頭。」進云：「庫頭因甚不出戶？」師云：「他怕客不來。」
僧問：「學人明知，只是答話不恰好。」師云：「用好作麼？」進云：「怕錯。」師云：「這話恰好。」僧笑，師云：「錯。」
寓甕安穿雲寺印中，大師堅留。時邑侯黃公請茶罷，將碁子置桌上云：「請和尚來一著。」師即拈碁云：「炤將軍。」黃云：「正是碁逢敵手難藏興，琴遇知音恰好彈。」師云：「象過河也，照顧老將。」黃云：「洞中一局殘碁晚，回首依稀爛斧柯。」空亮長老在旁云：「老爺好聯。」師云：「你和看。」亮無語。師云：「可惜許。」
遊關聖祠，值三知、空亮二僧呈世尊拈花頌來求削，時有一士名冷和來，在後高聲云：「請問禪師，此公案迦葉微笑，豈不與曾子唯同？」師笑。士云：「和尚即迦葉。」師云：「眼花不少。」士云：「和尚莫瞞弟子。」師云：「吾無隱乎爾。」士無語。師復呼：「冷相公。」士應喏。師云：「曾子來也。」士禮拜，稱：「不敢。」師云：「卻是你瞞我。」士云：「弟子實不知，請和尚指示，令弟子開些茆塞。」師即頌云：「大驚小怪一聲喧，禍出私門事悄然，父子干戈家國喪，至今猶未住征帆。」又：「龍虎榜中香姓字，鳳皇臺上沐恩波，鴛鴦繡出從君看，不露金針柰我何？」
問僧：「主人公在甚麼處？」僧云：「某甲纔下單來。」師打云：「腳跟未點地在。」
一僧禮拜，師云：「拜底是？不拜底是？」僧云：「拜底是。」師云：「是甚麼？」進云：「德普！德普！」師連打兩棒，云：「不是！不是！」

拈頌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拈云：「盡道念祖秉羲軒之化，不動干戈而定太平，殊不知被這僧一拶，只得指鹿為馬、認奴作郎。只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還他衲僧本分又作麼生？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
怪石稜稜逼馬蹄，長安一望亂征旗，更餘無限悲秋意，邊塞何年罷陣鼙。
凜凜風霜皎月，寒光灼破幽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青州布衫。

拈云：「者僧窮極，趙老太奢，雖然問答分明，爭奈衫子話墮？」
趙州之口太郎當，亂統令人較短長，衫子襤褸將不去，至今零落累諸方。
七斤布衫，能窄能寬。風吹雨灑，不濕不乾。

修山主，參地藏。

拈云：「終日販賣新鮮，不覺翻成滯貨，爭似搬罾守店，還他日有榮饒。雖然如是，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餐人不知。」
風自清兮水自悠，江干一釣任沉浮，鯨鱗破浪貪香餌，始信冤家有對頭。

無情說法。

拈云：「無情說法，歷歷明明，只如無眼、耳、鼻、舌底到來又作麼生？諦聽！諦聽！」
萬樹煙雲翻貝葉，一呼百諾演摩訶，苟非意外相知者，徒把磚來石上磨。

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之力，攝向二鐵圍山。

拈云：「文殊大開方便，世尊坐斷兩頭，雖得坐享成功，不無人荒道絕。只如不作佛法見又作麼生？一念不生已話墮，鐵圍當面更崔嵬。」
不作佛見，不作法見，雲散天青，風來水面。呵呵！無端時令錯蹤，晝夜滂沱不斷。

世尊敕阿難持缽。

拈云：「瞿曇父子雖是有禮，未免一場敗露。」
喫飯穿衣孰不知，缽盂日日濕唇皮。莫言老大閑多事，貴要兒孫固踐持。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拈云：「應無所住且置，喚什麼作心？愁人莫與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
日麗普天暖，風生大地涼，非同香味觸，豈逐色青黃？森羅萬象咸周遍，今古何會有易常。

煙雲日日繞山飛，鳥語溪聲碎轉微，更有園林閑草木，一番風雨一增肥。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且道是那一事？

拈云：「咄！切忌話作兩橛。」

煙雲盡處是青天，日月輪明非偶然，曜古騰今誰不見，知恩孰是報恩前。

百丈野狐。

拈云：「異類中來路，遙知馬力；坐籌幃幄事，久見人心。只如有墮有脫、不落不昧，相去幾何？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五百生從異類遊，不風流處卻風流，狐疑淨盡渾無礙，火鑊爐中躍出頭。

不厭樂禪師語錄卷二終

不厭樂禪師語錄卷三

門人如慧編刻

單頌

馬祖令人送書與徑山

馬欽雪竇與南陽，共駕扁舟泛渺茫，只解弄潮勤舞棹，阿誰自在坐官倉。
一口吸盡西江水，一拳打破太虛空，彼此任從滄海變，未形終不與人通。

德山托缽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犀因玩月，象遇雷鳴。
閒時不見操戈甲，臨陣纔看有大雄，從前汗馬無人識，只在重論蓋代功。

靈雲見桃花

數十年來被屈，終朝飲氣吞聲，不逢劍客知己，幾乎屈殺無伸。

敢保老兄未徹在

只因錯觀桃花面，惹得旁人道是非，痛處加錐何太切，難兄難弟世間稀。

國師三喚侍者

點即不到到不點，二俱辜負過難免，破家散宅口招風，叫屈含冤天不管。
一呼一喏，二俱是錯，未開口前，早已話墮。

丹霞燒木佛

木佛雖燒情為冷，眉鬚自墮眼空天，寒宵萬里無雲際，月滿冰壺徹底圓。

閉戶長年不出門，客投誰主復誰賓？不因舍利重經火，爭得圓明兩眼睛。

預備則無患

何須墻塹與重門，捨盡慳貪大放心，擊析也知無可用，家貧怕甚賊來侵。

黃龍三關

我也有個生緣，徒勞五十餘年，夙習彌天罪過，於今猶未知慚。
我手何似佛手，事事要他分剖，剔燈擊磬裝香，扶起淨瓶花柳。
我腳何似驢腳，登山涉水無說，於今骨露皮穿，一任人前伸縮。
佛手驢腳生緣，不住彼此中間。到處逢場作戲，無端醜賣人前。

圓木為枕

枕子瞥然墮地，不知那個喫驚，打破磚頭一塊，千秋譽壯叢林。

僧問興陽

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遊，樵歌歸疊嶂，帆影落汀洲。

法眼參地藏

憶昔南關馬不行，滿腔熱血已成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醭鼻馨。

始終以名節自立

誰似淵明勿自欺，不希彭澤隱深居，雖然道出平常事，五柳之名天下知。

亮座主

鳥蹤魚跡理猶彌，草偃風行事豈私，誰謂西山亮座主，不留蹤跡與人知。

麻三斤

無端亂道麻三斤，拽出恒沙佛命根，只為當時不忍禁，結成冤業網層層。

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否？」仰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子。

太虛寥廓絕織塵，智鏡分明沒古今，日上舉頭天外看，不知誰是箇般人。
春山千種態，春境百般新，雲霞生海宇，梅柳燦江程。

《般若經》云：「當知諸佛菩薩住此學中，能以右手舉起三千大千世界，或擲他方，或置本處，其中有情不覺不知。」

春風本自無形段，大地從教浪有名，剎剎塵塵蒙化育，知恩端的是何人。

離四句絕百非

懸岩榻磴無生韻，水鳥松風歷管絃，弗落宮商高占調，不言言也不傳傳。

婆子燒菴

燒菴益得三冬煖，枯木寒岩理自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慈明榜文

怪石層層關又關，長安一望草漫漫，可憐無限貪程客，咫尺天淵難上難。

山居

居廛何似住山阿，出入榮為興且歌，接拍雖無人應諾，觀瞻卻有鳥相和。煙籠古樹垂繪蓋，日上疏林挂玉珂，唯自見來娛自樂，

頭頭物物不干他。
緣箇菴居與市離，山深菴小少人知，林猿水鳥堪相識，雲鶴煙花不我欺。六戶虛通玄徑捷，三光互照碧天低，石床草褥連溪枕，一任松風笑大癡。
山幽菴寂絕逢迎，古柏蒼松為弟兄，互換不無枝肯諾，投機更有幹堅心。同風朗誦長生曲，歷雪頻翻了義經，品彙雖多多變易，知音莫過爾真誠。
茅屋三間豎隴西，淡然四五箇僧棲，同耕有意雲千頃，共飲無心水一溪。取用不從他處覓，施為俱是自家底，飽柴飽水飽山況，滿目風光日月齊。
茅屋三間絕四維，住來一任八風吹，蒙頭破衲黃茆褥，折腳柴床怪石支。冷眼白青唯自見，枯腸乾淨與誰知？閑雲實我真相識，去復依依不捨離。
居山莫謂懶婆娑，住得山來事轉多，柴是自搬水自運，園希誰種磨誰磨。時防竹裏婆偷筍，日顧田中鹿踐禾，幸有一些閒快活，溪聲常共鳥聲歌。
依稀又是一年除，愧沒能為行不敷，枉做個僧居寂寞，虛憑尊佛守寒廬。直圖老實平常好，忽卻人情款待疏，耐淡消磨忘寵辱，甘貧唯憶趙州無。
應世無能退便居，岩房恰好不茆蘆，床憑石磴蒲團厚，座向松門明月孤。水便清泉隨飲浴，柴多枯木任炊廚，苟安抱拙全師德，圖甚虛名染世誣。
勿須分外覓林泉，值此依岩寺豁然，谷口晴霞紅白壁，松門皓月照南軒。苔封古殿重新佛，翠鎖靈龜不計年，有問即今誰是主，知音何必豎空拳。
生平直愛住深山，傍樹依岩懶結菴，心若冷灰機見少，身猶稿木世情偏。門簾竹密和雲掩，徑帶溪深就水灣，土曠人稀誰侶伴？唯親鹿鶴日相關。

和月竹禪人韻十首

幽樓不與世同情，快樂園林水鳥聲，更有一般閒意思，白雲日日嶺頭生。
松搖竹舞逞閒情，本自無聲卻有聲，如是大夫君子意，吟風笑月樂長生。
頓斷凡情與聖情，不勞杓卜 聽虛聲，東拋西擲隨他去，溷俗和光度此生。

如癡如兀絕塵情，眼不色兮耳不聲，有一些兒乾不淨，一波纔動萬波生。
頻呼小玉擬何情，貴要檀郎認得聲，言下了知無別事，祖師原不是天生。
居山莫只了閒情，耳目分明悟色聲，普眼圓通俱自在，百千神用靜中生。
無臭無聲倘盡情，凡名聖號總虛聲，殊形異相歸無相，大地何會有眾生。
山居大有好閒情，眼自青黃耳自聲，如是了知空色相，頭頭物物始光生。
住箇山兮遠世情，不聞人我是非聲，松風日夜熾然說，自覺忘形越死生。
偶來此處樂閒情，擬步閣黎韻十聲，雖自吾儕信口道，應知事仗境方生。

附燕然靜主山居五首

願離塵市喜居山，住得山來莫教閒，嬾慣身心無用處，刪開荊棘作蔬園。
迴脫塵勞住箇山，憑鋤掘地是生緣，少求減用貧安分，煮水調羹菜向前。
息心除妄靜居山，縛箇茆菴偷自閑，有問單傳直指意，不無巴掌與驪拳。
山居寂靜占虛高，路險崎嶇人莫朝，不是野人無管待，把柴撮米瓦[卸-卩+當]燒。
山居快活菜羹香，誰識淡中滋味長，薄厚乾坤容我老，高明日月笑他忙。

雜著

復黃秀士

相公來教文章調，山野輕酬鄙俗詞，步韻難將心改換，隨機易逐事遷移。彌陀一句嫌多念，經教五千尚未提，此是庸僧老實語，高明切莫以為詩。

重晤天機和尚

向年別去中秋後，今日重來夏至前，壯麗招提光四眾，洪揚祖道悅三賢。雖云事理無新舊，卻信因緣有變遷，不負曹溪宗旨印，誠哉萬古續燈傳。

印偈

慈濟德普

禍胎結就是何年，今日冤家適悄然，兔角龜毛親囑付，時臨到處接英賢。

慧一普定

祖祖相傳無法，師師授受有因，直取萬年一念，誠為濟下兒孫。

松梅超慧

去來兩度勝殷勤，喫我棒頭裂頂門，只待松芳梅子熟，枝枝葉葉可傳燈。

徹用弘鑑

一期不見露圭角，今日重加矢上尖，箚盡心肝無可說，我宗無語即真傳。

竹岩賢璞

幾度喫吾痛棒，徹骨徹髓商量，脫體承當得去，到時拈我瓣香。

實德性福

老實莫遷真實德，功勞無論夜黃昏，殷勤鑿井池成月，萬別千差一鑑分。

月竹如慧

祖祖相傳無別，一味心地法門，囑爾掃除知解，真誠可繼傳燈。

惠遠淨文

授受相傳心地印，燈燈焰續振家風，今朝囑付英靈子，悟徹宗通說亦通。

心開照惺

探竿影草辨龍蛇，到處瞻風興轉奢，撥著錦鱗能破浪，興雲布雨澤三巴。

擊竹明譚(住金佛山)

即心即佛莫忘懷，二六時恒憶大梅，珍重一朝梅子熟，非心非佛罵吾儕。

皚先圓明

相傳授受無別，一味心地法門，記爾剿除狂妄，綿綿不絕兒孫。

贈華生李居士

一圈一點銘心版，直為相投針芥管，記別渝州李上人，將茲作箇千年眼。

遊德山次碑間舊韻

了卻三心啟德山，門開振古鼎州灣，燈傳光續龍潭焰，桂燦香分楚水問。勝蹟名餘增碣石，浮圖遠應感多攀，灼然弗昧金剛眼，函蓋乾坤任往還。

湘潭訪醒初靜主

出蜀離黔日五十，湖南湘水里三千，何期舊識於斯遇，釋我窮途垢汗顏。

狀元洲

袁州塞北狀元洲，寶閣參天樓上樓，擬欲乘機去賞興，高居不與我同流。

登豫章多寶

峨峨一筍透雲衢，節節相通戶不無，玉砌螺旋臨極頂，九重天上小洪都(額有九重天三字)。

騰王閣

久耳騰王閣，臨江道不虛，雖非仙子跡，天下播名餘。

廬山圓通

一宿閑消萬里程，寒更令我憶先人，貓頭藥鋪無張挂，高岸虛庭草丈深。

虎溪

遐聆三笑已多年，今日於斯適偶然，試問遠公何處是，西林菴畔二松前。

禮幻祖真

兒孫滿世出龍池，水木原由幾共知，愧末然雖得禮竟，也同黑豆未生時。

密祖

銅棺脫落啟家風，浩浩兒孫膽氣雄，結下冤仇無了日，於今兀坐若癡聾。咦！眼不閉，手不空，吹毛倒握，真是殺人祖宗。

示子憨鄭居士

休官幾個似居士，抱拙無能實我癡，要會如何的的意，馬師一喝耳聾時。

號德普禪人

玉泉號爾慈濟，將來成箇法器，其中洗盡諸塵，滿貯醍醐上味。

弘休當家

此事不是小兒戲，當家種草豈容易，支持內外用心堅，若實法門中子弟。

壽周相公

世間無物比君壽，松柏南山略較些，松柏長青山太古，一年一度燦新花。

示弘慈善人

大道本無男女，直要信心到底，彌陀一句莫忘，行住坐臥提舉。休論他人是非，時常照顧自己，晨昏克苦殷勤，香鐘稽首百禮。如是做到臨時，管取了得生死，山僧苦口叮嚀，莫負忠言逆耳。

示弘福

修行要念佛，莫只齋酒肉，五戒必嚴持，妄心須降伏。如此用工夫，日久定純熟，識破念的人，方知己面目。

雙桂老人忌辰

詣真，拈香，云：「久沾恩況，未睹德相，今日相逢，當仁不讓。放過一著又作麼生？只饒通身手眼，也須且挂壁上。」　香畢，復云：「飯是米做，菜是蒿枝，油煎豆腐，水煮茶皮，和盤托出，供養翁師。噫！一味莫嫌酸澀苦，不是飽餐人不知。」

上本師啟(兼懷一偈，因夢)

法運澆漓，夷險之風反覆；人情板蕩，師資之道難酬。瓣香雖爇於爐中，寸敬未伸於座右。恭惟　和尚聖躬康健，尊意清安，佛日愈暉，法幢永柱。壽山天造，奚區堪壘無盡之年；福海汪洋，勿希以陳當享之供。某雖奉命禮別，跬步慚惶，違呼違喏於千山，負誨負恩於咫尺。禍胎待老，徒挽瀘地之風；管見塗山，竟背龍湫之囑。

惟愧虛當大任，精持力竭全虧。苟可應緣林下，不無獲罪法門。悚慄遙瞻，屏營謹啟。

自喫吾師棒有年，於今也解日隨拈，辨魔撥轉野狐媚，顯異收回破灶磚。明徹德山宗一味，了知臨濟飽二玄，從斯打得中間也，說甚南邊與北邊。

中秋和竹雲上座韻

大姊輪明滿更暉，人間誰不睹精微，澄潭浴影驚龍臥，錦市歌觴動鶴飛。覺地星徵增秀麗，清虛體寂脫雲衣，看來此箇大圓鏡，納得須彌一纖歸。

示眾

「即心即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斬頭覓活。只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顧左右，云：「今日擔黃豆，個個覺肩疼。」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大眾！只如辰昏課誦，二時粥飯，搬柴運水，迎賓待客，松風鳥語，見聞覺知，盡是逐境隨流。且道性在什麼處？作麼生認？」維那咳嗽，師喝一喝，歸方丈。

「華岩有句茶話，炒米清茶送下，不為一味平常，要識廬陵米價。且道廬陵米作麼價？咄！切忌散心雜話。」

亡僧佛事

起龕。「生本無來，死亦何去？」以杖指髑髏，云：「只為這個觸途成滯，從今擺脫消遙，再莫落他圈繢。咄！休擬議。」便行火。拈火炬，云：「火一把，柴一堆。」攛炬，云：「助汝些力，霎時成灰。」顧眾，云：「且道亡僧向甚處去？千尺寒松留不住，一片晴霞喜落輝。」　入塔。「此是涅槃堂、多寶聚，恒沙諸佛盡在裏許。」舉靈骨，云：「只這沒眉眼東西向甚處安著？」良久，云：「也不得離他群隊。」便入。（又）

「分明卻是獅兒，何其不解哮吼？」以杖敲髑髏，云：「即今助汝全威，出群打個觔斗。」　執火炬，云：「一堆乾柴，一把竹槁，吩咐丙丁，灼然恰好。何以見得？嶺頭焰起赤騰騰，火裡蓮開紅朵朵。」　入塔，指靈骨，云：「大眾識這箇麼？不上天堂，不入地

獄，不群眾生，不侶諸佛，恁麼何處著他？只好拋向白雲山裡，和其光，同其塵，填溝塞壑。」喝一喝，便入。

與法兄還初和尚封龕舉火

橫按拄杖，云：「報緣誠幻，浮世匪堅，正與麼時，放下諸般俱莫管，且歸無事絕商量。」喝一喝，便封。　「東山水上，西河火裡，猶是推乾賣滑，赴熱趨炎，爭如我法兒即今踏翻滄海，大地平沉，脫盡浮雲，空無向背？正恁麼時，勿思量，何擬議？來去自由非漸次。」拽杖便行。

執炬召眾，云：「會麼？草褥柴床獨坐如，潛消萬慮絕親疏。」攛火炬，云：「要見吾兄真面目，大地通紅火一爐。」

挂真設奠復輓二偈

心肝拈爇輓吾兄，淚濕襟衫痛處傾，有約相將何別去，砂盆依舊靠誰人。

數十年操太古琴，翛然一曲別風吟，空餘焦尾懸疏壁，未見獅弦挂紙衾。斷續宮商誰訝韻，錦江流水合知音，洋洋四海難藏興，只恐鍾期逐浪尋。

助緣僧性鎧薦母(助銀壹兩二錢)、性超(助銀四錢)、光深(助銀五錢)。

謝永貴與子謝應世脫白(助銀一兩八錢，祈子長命富貴)。

袁成鳳(助銀五錢)。

不厭樂禪師語錄卷三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